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四

定賢篇

八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能知聖者世
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

如何以仕宦得高官



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
必以富貴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賢
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行無廷逆之邪
則無斥退之患或骨軀蘭麗面色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
過度未可謂賢以朝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者見之人所知
者舉多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則獄已
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高而舉之少或才下
而薦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

徒求索衆心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
者人憎而毀之故名生於知謝毀譽失於衆意威王以毀封墨
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皆言
善人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可有賢以善人所
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
也者賢毀此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衆
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也亦廣多徒之人
也衆愛而稱之則譏訕而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
俟賢信陵孟嘗君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乃病
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害之賢或不好士

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
賢乎則夫得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附循其民欲
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勾踐成子欲專齊政以
大斗貸小斗收而民說勾踐會稽之恥附循其民吊死問疾而
民喜二者皆志有所欲為於他而為誘厲其民誠心不加而民
亦喜

孟嘗君夜出秦闕鷄未鳴而闕不闔下坐賤客鼓掌偽鳴而鷄
皆和之闕即開而孟嘗得出又雞一以偽聲感則人亦可以偽
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
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
得火 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厲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 陽
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

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 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
况徒得人心民謂之賢如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
職何以為功效 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偽恩說也陰陽和百
姓安 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
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為殿 矣如功效謂
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
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 也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
采五采非水不 道為功本功為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
之不 也高祖得天下賞群臣之功蕭何為賞首何則高祖論
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之功歸於人群臣力戰其猶狗也
蕭何恃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也賞不
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

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龜微不愈天方
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也
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 者然而治國
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病者偶得其 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
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有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
無術功猶成者 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
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
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施術不能立功
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之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
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夫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
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立壽王武帝時待詔
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與東郡都尉上以壽

王九論德卷之十四
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
曰子在朕前時輻輳並至以為天下無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
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壽王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
議無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歲惡盜賊
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
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
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
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
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公
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谷育
維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

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有聖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
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矣矣
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
荆軻之逐秦王也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
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
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
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
其志也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
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
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
足載也張良推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
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

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管，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聞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陳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

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者小。

升斛弗能有小，少異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嶽，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臚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悞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綬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至之難掩也。而至則有不得自免

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
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
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取
有分爭之名及大王曹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迫不
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
謂之為賢無以者可 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
國位者何 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与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
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
足人或割財助用表將軍再與兄弟分 財多有以為恩義昆
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濱以魚食豕使推讓之人財若昆
山之玉彭蠡之魚 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
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讓讓之

節貧之不足志義發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乎是則委
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
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
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
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
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為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強
者能堪之匱乏無以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
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
水火雖貧悵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
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擔千
里之人材笑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 無傷感不任之疾

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 此以況為君要證之使身被疾
痛而口無一辭 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
立義軟 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義身無
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 矣以經明
帶徒聚眾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 者學之所為也儒者
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 以教無習中之造思定然否之
論邨人之過書門 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
則為善 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
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邨入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 祕隱傳記
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 好事勤學不合若專
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 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
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

矣以權謀早諂能解兵御眾為賢乎若韓信之徒也戰國獲
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明矣高鳥死良乃臧或死
得良大亨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大烹安平身無宜則乃
藏而大亨安平之主非棄臣 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
向令韓信用權變 為若叔孫通之爭安得謀反誅死之禍
哉有 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 平
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稱為賢也辯於
口言其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
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 辯機利人决能稱之夫自文帝尚
多虎圈嵩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
於口虎圈嵩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
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 辯才未必高

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咬不肯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於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言耻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青其身而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親德夫讓燕也受則貪也貪有益燕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妙

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遠於聖難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後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率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其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

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目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聚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善心何以觀心心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之義守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

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煩繁事不煩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曾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遠口辯則辭好而无成孔子称少正郊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為賢則夫內是外无以自表者衆亦以為不肖矣是非而不治聖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郊之類賢聖独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 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无不見用理銓疑无不定与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者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

張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
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 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
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言刺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
寡言得實者信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
知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 者五
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為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
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
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業案春
秋虛文業 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
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實而殊名賢
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
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功
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着孔子之業者未
可知賢也夫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
實元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无言則察之以文无
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有起猶文之必有為
也觀文之是非不確作之所起執簡為文者幾矣是非不分然
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
人也陳平宰社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
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
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丞相之跡存於
新論者也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

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率趨為師教授及時登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麓祖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說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文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

武帝使使者取視莫

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

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面諛

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也竊右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若鼃錯從之學時適得一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一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

五

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天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泮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二世之論設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

範五紀歲月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魯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據三世三世之數商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曰欲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来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来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

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從

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列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列山氏之王

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首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

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不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

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祖

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文宜為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

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始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何家盛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也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

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

左氏不興矣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可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

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

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可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

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
間 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
稱書雜號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
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
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
文讀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
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寺亡封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棄楚之恃
杞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
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
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

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經
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
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定失之也
言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
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
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恠異
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
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廷禹由
夏而起湯因殷而具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
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
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湯下也虞者

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湯上民無能各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滂上民無能各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遠其正宝失其初意學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依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昭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二公之事業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相如

也聖成靈疑難知佞使皇陶使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能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試之於婦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廢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又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正是試而不在此打失意使為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

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
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弥彰者人
彌明大人德廣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敏德高而
文積華而皖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
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
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紛輪龜知
官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
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
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儀協和聖賢稟受法
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文惠
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
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放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

物不出潢沔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董子城欲彌文子貢談
之謂文不足奇者子城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
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無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
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滌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
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
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
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
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儒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
累二者孰者為賢業古後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
滅孔子作春秋問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
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
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大以
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壁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君不幽思不至使
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唱著作試使
庸人精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
沐三捉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
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
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
雲為相賦玄不二籍荅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

周公一沐三捉髮為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息慮
間也周法閑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骨髓豈為閑作
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
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間
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君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
則筆不利器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
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者有鴻材欲
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
無所賄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
有所盡委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知其已罷矣古作書

者多位布散解輔傾寧色若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偏
有所正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
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著作安能下淺於政治若曰
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
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
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
一旦二也蚌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鴈方負畫不俱成左右視
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蚌拾鵲而
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
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他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
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改陸賈造新語高

音依
五
作

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
口為言者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
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
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屬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
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憊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
以著作材極不能設有為也春物之傷或之也殘物不傷秋
亦大長嚮非不死秦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

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遠聖人質故謂之
最殘此之玉屑故曰最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

前人近聖猶為最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
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
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託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
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雖言非五經
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咸謂之絕管
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
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
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
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備諸子諸子尺書文篇
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
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說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未

經之書台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疊二者
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驩禮待民乎四經
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
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未失事實
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滿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味解
何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新刊王充論衡卷之十五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儒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
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
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
右之未可知今墨客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
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
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
鬼求福上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比類
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
授當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實胡毋

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實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上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特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上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誠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恠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語國以辭以貴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泮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貫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

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敵功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書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得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版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靜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遠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
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
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應天上龍可以致雨
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零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
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審零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
旱宜復以政上虧而復脩零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
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零
設龍乎零祀神喜或成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
所施哉耳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九旱之
禍不為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零龍之士鳴
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
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
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
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
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其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
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
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
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
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察仲舒之書不遠儒家不及孔子其言
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
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
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求班也虞績太史公書

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脩學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造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騶與衆馬絕跡或蹈騶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騶者與騶毛色共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騶騶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益織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吹疑訟獄定熾非是非不夾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內傳并紀不宜明廢與劉瓛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造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責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蕃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今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揚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志顯使在百世之後

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
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觀奇見益不為古今變
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併有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
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
之六略之錄萬一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
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當下至
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博記匡濟傳俗
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書消書而橫
拓驅役遊漫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
求毫毛之

世及諸正人道狹王道備所以

檢押

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
作揚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
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
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可不容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
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
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
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
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
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

非論者不造故則迷亂不覺慢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
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
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蓋思極
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
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其言
事為美盛一作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
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合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與城
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揚墨
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辨玉
子曰

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

亂

未雜廁瓦玉集祿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恒發心恐土之危也
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
動胃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頽田瘠黃老之
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貫其
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又惑人所不能覺也
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下實得則上教從
真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無一作有華偽之文
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
曰作也亦非述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與可謂作矣太

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
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
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吳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
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一也六十四卦以狀衍
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於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一實虛
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
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
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
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
中州頌歎頌川女南民流四散聖主惠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
奏記
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之

酒錄

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造
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
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
善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
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城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
臺下讀於闕掖連詭驚耳不述而作材擬聖人而漢朝不譏况
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然見
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經章句之說先 師奇 說
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劾憎俗傳蔽惑偽書放流 賢通 之人
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立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王
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玉尹以玉為石卒使下和受別足

之誅是反為非而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為若夫
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
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
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
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蹟備筆手撰
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
公之書據詐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冉中讀見之者莫不稱
善政務為郡國守相懸色今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次公全
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
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館欽者不省劉子政上
薄葬奉箴首不約也武皇帝草車茅馬為盟噐者不姦何世書
俗言

論死及死偽之篇明死無

知一

以解約葬更為節

論衡有

蓋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事吳仲之
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祭之瓦屋以避風雨大不論其
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矣
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乎
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
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並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真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與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
言妄而謗誅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稷頌
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自紀篇

王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

姓孫一幾

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道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害祖父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日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本復與蒙家丁某等結怨與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儻戲不好狎侮儕儻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以仁順禮敬具備矜重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問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相讓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正月五尤射而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謂文書亦日博

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論

說

行事上亦如此

象功曹在都尉府位亦得功曹在

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

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善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非忘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遽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其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

奇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記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瑩
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
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奇有全
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為人所屈荅曰不清不
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
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
勝為諛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
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
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為
豐時
不違險以趨平不鬻知以干
以不惡退以怨人向安危而者
分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
死

明

知

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
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
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
同積明月與礫同囊奇有二宝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
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
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
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異俗

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賤者曰以聖
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
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暇夫不得心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意之
言關於大而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人習者少孔子失馬於
野上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免
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甌欒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
也且札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决知事不必臯陶調和蔡
不俟狄來問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大牢既有不須
而又下

賦載著益盜酌危大小失宜
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

美之所

亦

不

多不身

得之

垂沒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

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
改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
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選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
日弥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
之朴樸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
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
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
莫能采得宝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
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為復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
珠匿魚腹故為深復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
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曾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
簇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微
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
者曉然若育之開目聆然若聳之通耳三年育子卒見父母不
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之長溝所居照察人莫不知
使樹不巨口惡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
十有

不文

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
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

以分也
意難親唯願耳
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
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便指閑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
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
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
思如深鴻
須師乃學授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者者欲其
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
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遠人意百人讀之
莫讎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始說示

以分也

材

又文以昭察為良深復與雅指

休分明可知孰為良更夫口論

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微

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救救火拯溺義不得姑論辯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于言茲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大半閱錢滿億穿决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太簡必不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默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是也雖見乖不為敢謹一字

充考
八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
采文給甘酸謹盡於經不驗集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
於

名

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

百

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每

文必才

止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

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偽以實事必謀有合

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

佳於目悲音不共声皆决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

味食之皆飽謂之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

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

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繁而不省則讀者不

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

文重難得璠石多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

言也

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

用者豈無補而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累 積千金

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 吾有百篇人

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 言非而不云太多不曰世

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 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

不得小戶口衆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

宜爭 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篇以 萬

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多 水大魚多而

都穀多王言自靡書雖文重所論百 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

傳作 而云泰多傳斯蓋謂所以出

者 水沛沛比夫與川孰者為文

不

耦合身容說納事

得

任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

盡於用

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

曰材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院游見園削迹餓陳蔡

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遇之此未之等徧可輕子且

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得不遇夫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

尊顯命薄祿惡俊落魄必以偶命稱重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

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君絜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之德乃可

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

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 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

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身與日

月並彰行與孔子與比窮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

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異性
命可延斯頌不老既晚無還悉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
亦虫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
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析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
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嗟悲哉

丁

補述之詳矣范曄東

列傳

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

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維陽市肆閱所

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

論說始若說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墻壁各置刀

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

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

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析

東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
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
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
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
之盜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不
帖

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
書積為家寶然其篇卷
亥豕益訛或首尾顛

紀中

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

貯蓋令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者正也又得
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
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畧經脩改尚
互有關遺意其謄錄者設有推移校勘者妄亦
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
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
質疑謬必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

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
存之又為改正塗汪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
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
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
止為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
也秉筆之士能無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
泯有益學者非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
之然後

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宗慶
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人或誕論說紛然莫
是作論衡之書以為衡

者論之

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

俗之惑使見者曉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
如此非所謂出於眾人之表者乎然觀其為書
其釋物類也矧舉形似以相質正而其理之一
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
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事實者况乎天人
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為書可
以謂之異書而不可以為經常之典觀其書者

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為談助而已充之為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為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為之校正而有刻之專

女帳中之書戒人勿讀者可春安陽韓性書

一千卷世所傳本或為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

有同耳

士楊文昌所定者彌稱完

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瓚為之補刻而其本復完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閱書市肆遂通眾流其為學博矣閉門絕慶弔著論衡八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

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
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為異書遂大行於世傳之
至今蓋其為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誠有出於
眾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眾
無一定之形而有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化
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
編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二
全其

禹世之准則者此也先王
為書紫朱雜厠瓦玉集
所祭死入死入無知

著天之

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

食祭食祭宜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
霧耳亦無能食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
以人之精神何宜食中人之體七八身
圍食斗食歛斗羹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
廣大以萬里數圍立上一鬻粟牛粢飴太羹
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
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惡人不報以德矣必謂

享飲食也夫天者體
之舍宅舍附之體列宿

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負天地山猶人之
有骨節也猶人之有血脉也人食腸滿即骨節
與血脉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
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人食
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物之功萬民生於土
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心
重之故復用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
食五

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
田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

七王君是邦人也

手親轉寫既久舛錯

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參校

能盡善也刻之本藏諸蓬萊閣

舍蓋之意乾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

太守番禺洪适景伯書





